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



黄永林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NLIC2970953878

20世纪中国 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 及其品格

黄永林著



NLIC2970963878

2013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黄永林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5622-6198-8

I. ①2…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8929 号

**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
现代转型及其品格**

作者：黄永林◎

责任编辑：卢格蕙 冯会平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新视点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邮编：430079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 67861549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开本：710mm×1000mm 1/16

字数：206 千字

版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12.5

印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黄曼君

黄永林从 1996 年 9 月开始师从我在职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作毕业论文时，他选择了《20 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作为研究课题，我很赞成并积极支持他完成了这一选题。这是因为，大众文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大地崛起之后，就以其巨大的能量占领文化市场，吸引广大文化消费者，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文化角色的位移：政治文化将主流文化的角色让位于消费文化、少数人操纵的殿堂文化变为自主选择的大众文化；其次，文化功能的转换：文化的精神价值让位于消费价值和娱乐价值；再次，文化的位置重组：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变异，大众文化占据了文化的主要地位，精英文化由主流走向了边缘。于是人们惊呼“中国文化一个新时代来临：一个以大众为主体，体现大众情趣的文化时代大踏步地走来”。大众文化实践的方兴未艾与理论研究的相对贫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大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众文学的研究是大众文化研究中最具价值的部分。黄永林选择从现代性的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转型和品格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较高学术价值的选题，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新的课题。

黄永林即将出版的《20 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一书，就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和补充之后的成果。该书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发展的大背景下，对 20 世纪中国大众文

学现代转型的历程、产生的现代背景以及所体现的现代精神和现代品格作了较认真深入的探讨，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对中国大众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预测。本书体现出以下特点：纵横结合，即历史的纵向叙述与现实的横向分析结合，以史带论；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结合，既对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加以整体描述，又对每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现象、重要作家等给予细致的分析和评价，以小见大；点面结合，以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发展的状况为面，以具体的大众文学思潮、人物、作品为点，以点带面；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理论论述为先导，以具体的文学实践为支撑，以理论阐述为主；现实的分析与未来的预测结合，以对现实的分析为主。这使得本书既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厚重感，同时又有描述、剖析、阐释等理论的深度。

本书认为，大众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一种以现代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都市为辐射中心，以现代传媒为传播工具，以现代工业为生产方式，以现代市场为产销依托，以现代消闲为时尚的文学，它具有商品性、市场性、世俗性、消闲性、工业性、技术性、民主性和大众性等现代品格。这一概括符合大众文学的客观实际，精到准确。导论部分针对目前学术界对“现代化”、“现代性”、“大众”、“大众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在使用上存在的较为混乱的状况，通过认真的比较辨析，澄清了由于这些概念之间在使用上的混淆所造成的种种误解，进一步明确了“现代性”、“大众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及其所体现的现代性特征给予了概括性的论述，为深入研究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品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一章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主要从纵向对中国百年大众文学发生、发展、衍变的过程和特点进了展示和分析。由于该部分的研究横跨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作者抓住了这一历史时期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重要事件、流派、思潮和人物，如鸳鸯蝴蝶派、张恨水现象、金庸现象、王朔现象，有较大影响的类型，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以及有影响的人物，如张恨水、金庸、琼瑶、王朔等进行论述，主要论述了鸳鸯蝴蝶派的现代转型、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的现代革新和80年代中期大众文学的崛起，以史带论，勾画出了通俗文学向大众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阐述了其转型的动因及其特征。关于中国大众文学转型的三个时期（或三个高潮期）的划分及特点的概括，历史脉络清晰，特点概括也相当精辟，有独到之

处。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大众文学产生的现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市场、现代都市、现代世俗、现代消闲和现代传媒等方面对大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释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科技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大众文学的产生对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社会政治转型、经济起飞、都市繁荣、世俗观念盛行、休闲文化兴起、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等外在因素起到了重要的并且是关键性的作用。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大众文学所体现的主要现代品格，重点分析了大众文学的商品性属性、市场性运作、世俗性精神、消闲性功能、工业性生产、技术性传媒、民主性和大众性等现代品格。在分析的过程中，材料丰富，对每一特点把握准确，有不少独创之处。中国大众文化是世界文化潮流的一部分，中国大众文学的世界性特征极为明显，我们只有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大的背景去研究和分析，才能对它的未来走向做出正确的判断。第四章作者主要分析了 21 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发展将面临的各民族文化的激烈冲突和融合、经济的激烈竞争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国际背景，在对文明冲突、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时代、数字时代、网络文化等对大众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 21 世纪大众文学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为人们勾画了大众文学发展的蓝图，认为大众文学今后将进一步向全球化、主流化、市场化和科技化的方向发展。

黄永林属于那种平时少露锋芒，做学问锲而不舍类型的年轻人。从 1995 年他出版了专著《中西通俗小说比较研究》以来，近几年又发表了有关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研究论文多篇，这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20 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篇毕业论文资料丰富，提出了一些很有创造性的见解，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在论文答辩时就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对这篇论文的评语是：

本文从现代性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大众文学，选题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体现了作者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论文对中国百年大众文学的发生、发展、衍变的过程、特点及其规律原因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既将中国大众文学置于近代、现代、当代三个中国历史阶段的广阔社会现实与经济文化的背景中，对

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之旅作了纵向展示和分析，又能立足于文学自身运用多种方法对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背景和现代品格作了横向阐释和剖析；既能从宏观上考察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关系，又能从微观上透视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显现出的商品性和市场性、世俗性和消闲性、工业性和科技性、民主性和大众性等一系列特点；既能对“现代性”、“现代化”、“大众”、“大众文学”等概念作认真严密的辨析和论证，为本文奠定了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又能将大量史料和相关背景知识渗透其中，使论证显得扎实和厚重。论文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逻辑性强、资料丰富。无论是资料的运用、理论阐释，还是概念界定、规律的总结都严谨、公允、客观，且逻辑性强，有理论深度。体现出作者视野开阔，思辨力强，专业知识功底较坚实，以及独立从事科研的较高能力和水平。总之，这是一篇功底扎实、视野开阔、富于创见、价值较大、质量高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中国，由于大众文学的兴起还是近些年的事，对它的研究也刚刚展开，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本书有不足之处自然难免，但这本书的研究所开辟的新的学术空间，提供的新的思考层面，是值得引起学术界关注的。

是为序。

目 录

序	1
导论：现代性 中国文学 大众文学	1
一、现代性与中国文学	1
二、“大众”与“大众文学”	22
第一章 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从通俗文学到大众文学的现代 转型之旅	36
一、疏离政治 娱悦大众——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转型	38
二、推陈出新 面向大众——20至40年代通俗小说的现代革新 ..	54
三、追踪市场 迎合大众——80年代后大众文学在当代的崛起	71
第二章 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背景	93
一、现代政治	93
二、现代经济	96
三、现代都市	103
四、现代世俗	109
五、现代消闲	113
六、现代传媒	120

第三章 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品格	128
一、商品性和市场性	128
二、世俗性和消闲性	137
三、工业性和技术性	145
四、民主性和大众性	157
第四章 中国大众文学的未来展望	166
一、21世纪中国大众文学面临的国际背景	166
二、21世纪中国大众文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175
主要参考文献	183
初版后记	188
新版后记	191

导论：现代性 中国文学 大众文学

一、现代性与中国文学

(一) 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

“现代”(modern)、“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三个词，作为20世纪的元话语，支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际运作，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由于这些概念起源于西方，词根相同，在词源学和语义学上有明显的联系^①，常常被作为同义词来用，而没有加以区分。其实这三个词的含义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与“古代”相对，指“现今”、“当今”的意思。西方对历史阶段的划分没有近现代之分，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阶段。在我国，受苏联历史观的影响，modern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有近、现代之分，它按历史时间的远近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近代指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现代指“五四”以后的历史阶段。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表示动态过程的概念，其内涵众说纷纭，但两种说法最具代表性。一种说法侧重于人类与空间环境的协和，如耶鲁大学日本史教授豪奥(John W. Hall)说：

现代化是有系统、持续不断的、有目标的运用人类的各种能力，合

^① 参阅柯林达：《现代性概念》，《知识分子》，1993年夏季号。

理的控制人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达到人类的各种目的。^①

另一种说法侧重于人类与时间环境的协和，如普林斯顿大学比较历史教授布拉克（C. E. Black）说：

现代化是指科学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增进，在历史中演进的制度不断改变其功能（functions）以求适应的一种过程。^②

这两种说法所描述的历史趋势——传统制度对时间和空间不断的适应——都出现在现代的历史中，成为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向，即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多层面、全方位的转变过程，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化，及其相互间的互动过程。就广义的现代化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场变革以工业化为主导，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大转变。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大子系统在内的庞大系统工程，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改变，诸如国家市场的出现，生产、运输等技术上的革命的开始，而且是旨在制度上、组织上、观念上对一个商业化的、工业化的、国际化的新秩序的调适。就现代化的深度而论，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物质层”，包括工商业、交通建设、大建筑及新产品等；第二层为“制度层”，包括行政组织、司法机构、教育制度等；第三层为“思想及行为层”，包括求效率、讲变化、重人权等^③。1960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进行了认真而又系统的讨论，确立了现代化的八项基本标准：（1）人口相对高度集中于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

① John W. Hall,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Marius Jansen B.,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3—24.

② 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7.

③ 魏镛：《论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层次》，《人与社会》，第1卷第2期，第65页。

中心；（2）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3）社会成员大幅度地相互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通过这种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的个人社会流动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5）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化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6）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7）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①。尽管这些标准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但它基本上能概括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实际上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是指一个社会成员利用“无生命的能量”（指人类与动物能量以外的能量）与“工具”（指物理的设计）以增多其努力效果，是指传统性社会利用科技的知识以宰制自然、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过程。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心智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和心理的现代化等。

关于现代化的启动方式，美国社会学家 M. 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自我本土的发展或内发性的（indigenous）“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和外力促逼而生或外发性的（exogenous）“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前一种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本身经过长期“创新”发展而形成的，它可以由点点滴滴的积累或某种科技的突破而促成，是其自身历史的延续，欧洲北美（如英、法、美等）的现代化属于此类；后一种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与前者接触后，“借取”前者经验而发展形成的，是受外力刺激与挑战而自愿或不自愿的行为，是受外力的刺激与挑战而从事工业发展及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种外发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这种类型。

现代化至少在两种程序里进行，第一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第二是革新（innovation）。从圣化的社会变迁到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这一过程叫做世俗化。在圣化的社会里，社会的结构、行为伦范，甚至为学致知，都以远古时代传袭下来的圣典圣则为准则，即使这种圣典圣则已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而不适用，但还必须奉为标准，不许改变，否则，就有违圣教。有违圣教就会遭受种种阻挠，甚至受到惩处。人有所谓“圣人”，书有所谓“圣典”，

① 转引自干春松：《现代化与文化选择——国门开放后的文化冲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9~140页。

行为有所谓“圣行”，言论有所谓“圣言”，在这种制度和思想下，皇帝是当然的“圣君”。世俗化是要把这种制度消除，在世俗化之下，办事只问便利不便利，不问是否合乎古老的章制；说话只求表情达意，不求是否合乎圣典。从圣化的社会走向现代化，革新和革命是一种必然的过程。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对现代化特征描述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因子，人类可从5个方面表现出现代化特征：知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特征。“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核心术语，在西方通常包括两层含义，即所谓“现代性的两重性”：一是“社会现代性”，又称“世俗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现代性”，它表现为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如启蒙主义、工具理性与科技万能观念等，即作为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产物的现代性；二是“审美现代性”或“美学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以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市侩主义及其观念进行批判^①。这两种现代性在相互发展中日益敌对。文学上的现代性属于“审美的现代性”，它是富于批判性的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性在西方语境中还指宗教“神圣天篷”解魅以来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的文化合理性工程。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现代逐步转化为现代性与进步的思想融化在一起，带有对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信仰的色彩。正如当代哲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现代的概念在启蒙时代变成“一种受现代科学鼓舞而对知识的无限进步和朝着更美好的社会和道德无限前进的信仰”^②，涉及认识——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表现合理性诸方面^③。现代性是一种变动不止、始终处于过渡的状态，从过去过渡到现在，

① 有关“现代性的两重性”，参见卡里内斯库：《现代性的几张面孔》(1977)、哈贝马斯：《论现代性》(1980)，后者收入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另可参阅李陀：《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钟山》，1996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尚未完成的工程》(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引自 Postmodern Culture，Edited by H. Foster. Pluto Press, 1985, p. 4.

③ 转引自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尚未完成的工程》(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引自 Postmodern Culture，Edited by H. Foster. Pluto Press, 1985, p. 9.

从旧过渡到新，带有时间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它的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它的内涵就是新：新事物、新风格、新形式，真正绝对的新，独一无二的新，前所未有的新。总之，现代性根本地表现为“新之崇拜”。现代性“求新”包括否定和自我否定的特征，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这样概括现代化和现代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谓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指工业革命以来对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由此导致社会组织、文化观念等一系列变革的动态过程。现代性则是一种哲学领域的概念，它指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理性精神，包括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在这种理性精神的驱动下，人类文明才发生了反传统的变革，从而走出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化是现代性逐渐显现、展开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的规定性，两者相互包容，从社会和文化两个层面阐释了现代。

酒井直树在《现代性与其批判》中一开头即提出：“我们可以提问什么构成了我们讨论现代的基础？”他说：“按照竹内好的说法，对东方来讲，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东方在西方的政治、军队、经济的支配下的臣服……这就是说，东方只有等到它变成了西方的对象的时候才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因此，对于非西方来说，现代性的真谛就是对西方的反应。”^① 西方的入侵成为东方谈论“现代”的起点。西方的入侵将东方的“停滞”带到了“现代”和变革之中。

在中国语境中，现代性则有新的独特的含义：主要是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工程与救亡工程。这一中心重建工程的构想及其进展是同如下情形相伴的：中国成为西方描绘的以等级和线性历史为特征的世界图景。这样，西方“他者”的规范在中国重建中心的变革运动中，无意识地位移为中国自己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依据，在这里“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如下事实：中国的“他者化”竟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同时又显现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这正如许纪霖、陆达凯在《中国现代化史》中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

^① 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自《后现代主义与日本》。

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缺的关键因素。”在19、20世纪以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物质危机。“只有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己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①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的真谛就是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是在现代进行的一项长期而根本的工程，中国的现代性的显现大体上有以下几方面：（1）科技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如何学习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建立中国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并在这种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参照下重新激活中国古典科学和技术传统。（2）政体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把封闭的大一统的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所引发的种种政体变革。（3）思维的现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观与现代宇宙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等冲突及其解决。（4）道德的现代性。要破除封建的道德伦理观，确立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如破除“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规定个人恋爱和婚姻自由及社会义务等。（5）教育的现代性。就是要借鉴西方教育制度，用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取代衰败落后的中国古典教育制度。（6）法律的现代性。废除封建古典王法，建立现代法制。（7）学术的现代性。把古典学术体制转化为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的现代学术体制，涉及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等一系列根本性变化。（8）审美的现代性。表现在从古典审美——艺术观到现代审美——艺术观的转变、面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能力以及如何借鉴西方艺术样式如文学、绘画、电影、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方面。（9）语言的现代性。主要指汉语的现代性，体现在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如现代白话文取代古代文言文^②。按上述概括，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审美的现代性和语言的现代性两方面。

① 许纪霖，陆达凯：《中国现代化史·总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② 参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多元价值目标决定了现代性认识的多重视角，20世纪中国现代性认识对中国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影响深刻的主要有两大相互关联和渗透的价值取向，一是政治（社会）的现代性，二是文化的现代性。它们在对待文学形象的日常生活方面，持有不同的态度。政治（社会）的现代性强调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力图使日常生活超越非现实的约束和影响，变成一种新生活方式；而文化的现代性则认为，日常生活由于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情感、情绪、情话和情史而具有丰富的诗性内涵，从而现代性的目标是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强权压制，还一个活泼泼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状态。社会现代性是文学现代性的最终参照系，因此，文学的现代性是文学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表达所应具有的性质与特征。

从传统型文学向现代型文学的转型，从封锁型文学向开放型文学的过渡是20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总体轨迹。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追寻文学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基础上的，它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是分不开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民族的现代化是一个由内部自然生长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加快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以前不同的是其现代化是内因（传统母体中孕育出来的近代因素）和外因（西方列强的挑战）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着中国的现代化负有改造内部传统和抵御外部压力的双重任务，而且后者的急迫性常常凌驾于前者之上的特征，不能不给现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文学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运行带来严重的不平衡。在西方，一般是社会发达在前，而文化成熟于后，于是新的文化形态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变革的迟缓和外来挑战的峻切，现代化的突破通常集中在非常局部的地区和部门，新文化的需求也就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这必然影响到自身的巩固和完善。在西方，一种文化形态的生长，大体由人本核心的建立（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项实际问题的探讨、试验，再到哲学世界观的总结，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顺序，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能有效地展开；而在中国，由于外部环境的紧迫，往往等不到新的人本核心趋于成熟，就急于转入实际问题的设计和开发，造成实用层面掩饰其人本核心、观念变革滞后于体貌更新的畸形状态。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进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移和思潮的变化，经

历了由神本至人本、再由个体本位至群体本位两次重大转折，其间相隔三四百年，界限比较分明；而在中国，由于革新传统和挽救危亡的双重任务，促使新型的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并时兴起交错前行，更增加了新文化人本核心构建的复杂性。人本核心发育的不健全，实用层面的超前拓展，社会载体的褊狭脆弱，使得新文化的成长在精神、体制、物质诸方面都缺乏有力的支柱，因此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极其缓慢。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经历了四个过程：一是晚清的文学改良；二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三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学；四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

1. 晚清的文学改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发

中国文学走出传统的动向，在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日益明显，这同中国社会走出自我、面向世界的趋势是分不开的。西方列强的军舰、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外部世界如汹涌的潮水迅速而猛烈地涌入中国，原本封闭孤立的中国社会被迫卷入世界潮流。在文化领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全面冲突和交汇。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李欧梵将1895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文学概括为“对现代性的追求”时期。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充满了“动”和“变”的新时代。19世纪末，“进化论”挟带着西方巨大的知识量和价值观席卷中国，传统的经世实学，在这种现代语境的挤压下，由于配合救亡图存的需要，在吸收西方养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从而转化成一种“新学”。“新学”一词与“旧学”对立，意味着它已经超越传统文化的范畴，正因为如此，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胡适将进化论提高到现代哲学的高度。进化论的流行，使“时代精神”、“时代潮流”，以及各种“新”的事物和名称获得了意识形态强大的支持。在梁启超、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的文学思想中，已渗入进化论的思想。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新学”仅仅涉及西方文化的皮毛，主要在“器物”方面，并与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文化结合形成“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在体性尚没有质的更新。其后，在严复、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中，进化论又表现出“动”与“变”的新特征，他们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改革，必须变法。梁启超说：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以审也。语曰：“学则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